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本歲八月忽患喉症頭紅腫兼起白點益愈烈水漿難下就醫於存仁醫院約一週未見減後收服張君藥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張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靈

智育影院 九月二十六起演 野玫瑰

大光明 九月二十六起演 歌場情海

滑稽時事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廉價兩星期每冊三角外埠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戰朝陽　馬張路會　失熱河　遼王聞報　斬湯　逼學良　罵機　跳舞廳　胡蝶跳舞　和日本　拒國出洋　學良返國　生瘡上路　花先賤　文聖街哭屍　捐款　劉鄧兩軍大戰毗河

成都新聞經售

姨太太外史 續集

閱者渴望之姨太太外史日內將繼續披露並整理全稿出書

笑俗先生譽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不甚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寶塔式廣告送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傳籌年十三歲

笑。真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跟跌吊。雖滑稽確不大爺。甚麼東西聽我窠報。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傳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傳籌君透我的茲特來函一併登載並祝傳籌君讀書努力　笑俗誌謝

煙
福煙
好福煙
純記煙
物美價又廉
吸者稱香贊
好名聲有十多年
開設在春熙路北段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成都新聞

第伍壹貳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樂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一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二元伍 外埠加郵費一角五

少女腹內有人頭（續）

—骨肉及髮均備—

—剖後該女無恙—

據謂該病人爲粵人，爲一十七歲女子，生而腹有奇疾，漸漸隆起，左傾半邊，疑爲怪胎，而從未出閣尚係處女身，約在二十日，承親友介紹進療養院，醫生以愛克斯光診之，見腹中有物謂須解剖，否則有性命之憂，女子深信之，蓋自腹中逐漸發展以來，遂骨瘦如柴，肌肉黃白，坦然請求施行手術，該院醫生剖治醫術極精，女子毫無痛苦，解剖完事，醫生取出一物，重約二磅，有骨有肉，有筋有髮，目近似人體之頭，現浸藥水瓶中，記者昨日曾親眼見之，據聞此物非他，確係人身，謂該女子在娘胎時，其母必懷二胎，將或孿生而未果，致兩而復合爲一，一外一內，彼此發育，若久而不治，女子腹中之人，必將逐漸長大，炸開女子肚皮，女子解剖後三日內，除委頓外無稍異，惟覺時欲作嘔，蓋聞該物係自胃邊剖出，看護婦小心服侍，至第四日方漸復元，不久即出院，現已能健步如飛，一似常人，而咸醫生之聖手也，女人又謂該院剖療一門，特其精藝，最近又有一人來剖腹中汚物，亦得安全，即彼本身犯鎖喉風，識者皆謂不救，彼不得不進該醫院施行手術，將頸部剖開，榨出毒濃，現已平服，日間即可出院矣，記者至此興辭，爰將所聞所見錄上，以資生理學家之研究焉。（完）

紀實短篇 愛之規程

（奇滑）

日居月諸，烏飛兎走，彼倆不知不覺間，直踏上愛神軌道，花前促膝，野步談心，受愛網之包圍，爲愛絲之束縛，朝夕相見，薰染益深，學士竟爲美人征服矣，於是大忍心欺詐，故作遁詞，逕直函其未婚妻，僥求割絕，並函告父母，述其戀愛之情形，乞其父婉辭對方，解除婚約，彼之父母接信後，心中亦大爲然，顧探知彼美實爲此時聲威煊烈，擅譽川中，××長之女公子，亦不顧所謂聽子以大義，竟歡然允之，故有前待冷淡，近約密議之舉也；在另一密室中，彼學士之父母，謂彼子在外有信回，將前訂婚之約，務須解除，出子之函拜細其所以不願之種種，伊父母蹂躪之下，爲勝詫驚，方意識到愛女深求之愁容，原爲此故，極力駁斥之，對方則謂，伊倆之結合，主動者係爲伊兩人，我等父母，不過鑒于女之要求，允爲訂約，今彼本人不願，我等亦無術挽回，伊之父于對此，無可如何，念若一旦向女言聲，則現象殊難臆測，反囑對方在女前不宜吐實。（未完）

小舞台新新劇本第二集

風流小生專集

減價歡迎

本書前定四角。預約減半。刻特減爲三角。預約一角五仙。定於本月二十日截止。至前訂書諸君。將來取書時。憑卷退洋五仙。

預約期已滿應歷節後出書時再爲登報通知持卷來社取書不悞

小報大事記

▲南京廿六日電國府宥（廿六）令（一）派鄭天錫爲首都承審員臨時考試典試委員長此令（二）派劉光華沈士遠端楚愷劉鎮中許澤新洪文瀾曹鳳簫李泰山闞壽爲首都承審員臨時考試典試委員此令

▲南京廿六日電宋子文宥（廿六）晨六時由滬抵京出席宥（廿六）下午三時經委會各次常會咸（廿七）即返滬

▲南京廿六日電中政會宥（廿六）晨九時開四二七次會汪兆銘楚傖等廿餘人汪主席議決要案多件云

王洪順

博士信箱

（問）地性有吸力的，現在假使鑿一個兩面透穿的洞，那末還是下面的人跌上來呢？還是上面的人跌下去？跌上跌下的人是否有脫離地球的可能？再者這件工程須費若干時究竣？（鑫君）

（答）兩面的人都跌進去，但決不脫離地球。因爲兩面的人恰巧碰住，至於這件工程在完工時就完竣了。

（問）我們店裏的錢先生，在十月二日要結婚了。所以在未結婚之前，對我們幾個同事說，「在十月二日的夜裡，不許鬧新房」請問洪順先生，我們是否可以答應他不鬧新房嗎？（姚裕生）

（答）十月二日不能鬧，那末你們到十月三日去大鬧特鬧。

小舞台

煙王點狀元

第一幕 排朝

大可慶王定了麻餅十萬。熬龍土煮鳳泥香逼全川。桂花香月輪滿試期已滿。不知道是誰人來奪魁元。（坐詩）煙燈照徹靈宵殿。朔天雪湧夜不寒。香霧迷濛樂意滿。檀槍耀日鎮坤乾。（白）孤。煙國國王白粟花。自孤繼承大統以來。煙國太平。羣臣日競。槍放盤盤。錢交櫃上。只識四海平靜。王好燒煙。不憶新生活突起。打來連環表戰。要孤俯首受降。舉國齊覆。臣民驚駭。僚左恐懼。朝無良將。外絕援兵。是孤左思右想。方想起一條妙策。命內侍往通衢張貼煙詔。招考狀元。凡有奇能異才之士。若具一技之長者。皆可奪去魁元。以救國危。今日乃招考之期。梢丞相（不白）臣。（王白）卿可展放殿門。傳諭王詔。若有一技之長者。皆可前來獻藝。倘若能奪得魁元。孤當以煙灰公主爲配。（不白）領詔。國王口詔下。傳煙國籍中煙精煙仙煙民煙鬼煙哥煙官等。凡有一技之長者。均可入白宮內南土壽殿獻技。若能奪得狀元。國王當以煙灰公主爲配。（內白）來也。（未完）

新生活歌

其三十四

新生活。要築壩。

蓄起壩水蔭禾稼。春二三月水滿樺。到了五六七月些微旱就不怕。大的壩。小的壩。筒車安幾架。小的壩。短車脚來踏。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壩若修得好。勞力有代價。三十四歌今要築壩。乾旱年頭迎神駕。神在乩盤說神話。勸你不必爭水討相罵。今年冬季還要早修壩。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262）

第五十回 泛掉西湖飽覽勝景 開樽東閣樂叙天倫

我們少奶奶是個菩薩心腸。我偶然做了壞事。他反來安慰我叫我不要放在心上。這種好人。正是人間少有的。說說談談。酒席已經擺設。麗貞就請畹貞上坐。畹貞推夏太太上坐。結果兩人並坐。蘭芬和小兄妹倆對面坐。麗貞末坐相陪。女傭斟酒。席上無非談談西湖十景和家常。那小谷在書房設席款待桐生。春帆和岳父敬堂作陪客。小谷的親友多得很。爲甚要敬堂作陪客呢。就因敬堂管束太嚴，夫人不允他納妾。今朝桐生的妻妾在裏邊宴會。夫人料瞧了姚氏妻妾好似同胞姊妹。必然要苦訴老父。那末設法疏通。也可將素貞接到家裡。那敬堂年紀雖老。談風很健。這時喝了幾杯酒。格外與致勃發。揭開話箱。大發議論。向桐生說道。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八）

第一回 博士坐馬桶撰稿 少爺拉尼姑結婚

只有非洲土人的部落，才是這樣的，文明國家，決沒有這種腐敗的生活，我實在不慣得很，我如今既學成歸國，負有改造社會的責任，既要改造社會，非先從家庭改革起不可，我們外國地方，隨便那裏，沒有這種腐敗家庭的，唉，中國要亡了，王洪順自從外洋留學回來，就多了三句話，第一句見了人，便稱你們中國人，第二句談到外國的事，總稱我們外國怎樣怎樣，第三句收場，便是唉，中國要亡了，他一回來，因自己住不慣舊屋，便將王家五世同堂的祖業賣去，另自建築一座西式洋房，家中一切器具，俱是洋貨，他說中國貨有毒菌，會傳染疾病，所以把以前家中一切器具，盡行付諸一炬，現在住了洋房，穿了洋裝，吃了洋菜，還不算，連一位年近六十的太夫人，他還要她改穿西裝，真象打扮得像了一個中西合璧老少滲湊的一個風乾蓮蓬人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母穿高跟皮鞋 草稿入混元金斗

成都長發和號
專門零售
口蘑 二千八
五香豆豉 每斤二千二
住東門口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小舞台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本日唱演（哭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票洋三角

最妙消暑
總府街中段昌福館對門製售
廠樓上黃金窟
售店建南土漂
壜一杯三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樓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戩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同樂印刷社
石印廣告商標訃文證卷書禮股票執照名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白濁淋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廠洋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常藥房 華勝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塲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清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五十七回 勇林登飛刀敗福海 智懷玉雙槍挑龍彪

雲懷玉看得真切，俟他過了一半，指揮士卒，躍馬殺出，原來這隊人馬，正是龍彪黎元孝，只道徐羣毫無準備，故放胆來襲，猛聽一聲吶喊，龍彪便知不妙，急待揮軍後退，雲懷玉已舞着雙槍，由亂軍隊裡，直向龍彪撲來，龍彪只好飭令衆軍，堅持着陣地，自己舞槍殺出，與雲懷玉戰做一堆，兩邊健兒，齊聲吶喊助威，龍彪抖擻精神，恨不得平吞懷玉，懷玉雙槍，端的神出鬼沒，無絲毫破綻可尋，亂草裏，八個馬蹄翻飛，月光下，四條胳臂交錯，一邊是冷光片片，宛若天女散花，一邊是寒星點點，恍若柳絮飛雪，衆兒郎高舉亮子，吶喊聲震天動地，雲懷玉猛的翻起左手槍來，直向龍彪咽喉刺去，龍彪急用槍往上一領，掉轉槍尖，直望懷玉胸前戳來，懷玉忙將身子略側，右手槍似怪蟒般，直望龍彪大腿刺去，不俟龍彪遮攔，左手槍又復望龍彪面門戳來，龍彪上格下撥，左右遮攔，雲懷玉看得仔細，急展出他平生絕技來，大喝聲着，手裏雙槍，似兩條怪蟒般，直撲龍彪胸脯，龍彪槍尚未舉，雲懷玉纖手一抖，已變更槍法，兩個斗大的槍花，直撲龍彪咽喉戮去，龍彪閃躲不及，翻身落馬，雲懷玉正欲下馬，往取龍彪首級，猛聽得衆軍一聲吶喊，腦後風聲嚮亮，急將馬一拎，反身舉槍遮攔，只聽噹的一聲響，左手槍已震為兩段，雲懷玉大驚，未知來者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密陀淯大擺五鬼陣 魏朝賢巧排哭喪師

話說雲懷玉雙槍挑落龍彪，正欲下馬往取首級，猛聽腦後風聲嚮亮，情知必是賊將掩來，急將馬一拎，反身舞槍遮攔，却不料那人力大兵重，只聽噹的一聲響，直震得雲懷玉兩臂酸麻，左手銀槍已折，雲懷玉知道自已決非此人敵手，急虛晃一槍，回馬便走，鄧瑞珠這時，正力戰着黎元孝，黎元孝猛見龍彪落馬，心裡便老大吃驚，手裏槍略慢了慢，已被鄧瑞珠鸞刀劈中左腿，正欲勒馬敗走，猛見珈琊國王沙慕尼來到，心裡不覺一振，緊了緊手中畫戟，拚命望瑞珠攢刺，瑞珠也注意遮攔，那時猛見雲懷玉拖着斷槍敗走，情知不妙，急將馬一拎也出圈子，黎元孝高吼聲休走，手中畫戟，似蛟龍般，直向瑞珠身後刺來，瑞珠只將身子略閃，一揮絲韁，便從營中馳去，黎元孝只道鄧瑞珠真個敗走，也狂奔坐馬，緊緊趕來，大安軍齊聲吶喊，火把亮子，東西亂滾，黎元孝當先縱馬，直向瑞珠追來，瑞珠看元孝來得近切，故意將轡按了一按，讓元孝逼近，元孝不知近裏，見將瑞珠趕着，心裏好生歡喜，大喝聲賤婢休走，手中畫戟一抖，直望鄧瑞珠背心刺去，說時遲，那時快，瑞珠早翻身過來，將戟捍抓着，右手刀似狂風驟雨般，一個順水推舟式，直望黎元孝胸前劈去，黎元孝大驚，躲閃不及，已中左肩，坐不穩雕鞍，翻身落馬，鄧瑞珠掉轉畫戟，正欲望黎元孝胸前戮去，鸞鈴聲嚮亮，沙慕尼已一馬趕來，大喝聲賤婢休得耀武逞能，孤來也，鄧瑞珠拎馬後退幾步，左手起處，亮亮袖箭，已直撲沙慕尼頭上飛來，沙慕尼急將頭一低，那袖箭已飛向腦後去了，鄧瑞珠第二隻袖箭尚未放出，沙慕尼倒挽銅人，縱馬趕來，早有軍士，將黎元孝救起，撥馬敗走，沙慕尼一面揮軍追趕，一面命健卒火速往知會何劉鼎人馬，前來拚力掩襲，這且不提，再言徐羣林登，居中策應，將才佈置就緒，即聽四面賊殺連天，晃若山崩海嘯，不一時，歐陽慶張應雷，雙雙敗回，聲稱賊將驍勇無敵，死力攔他不住，營左已失，徐羣急命林登往敵，林登將才馳往左營，睒蛟滕霸，又已敗回，言說何劉鼎福海，拚死來衝，數次肉搏，賊軍俱前仆後繼，我軍防守不住，故爾退回，徐羣急命四人，合力往禦，歐陽慶等，方才各各出去，宋洪周霸，又敗了進來，言說莫邪國王同着林沙龍黃成豹，抵死來冲，鹿角荊棘，俱攔他不住，更兼那莫邪蠻酋，渾身刀槍不入，奮勇先登，無人攔他得住，右營險要堡壘，損失殆盡，請元帥定奪，徐羣尚未發言，雲懷玉鄧瑞珠，即便敗回，徐羣緊縐雙眉道，看來此營不易固守了，大家不如由後營冲出，殺往峽外，與蕭劉二部會合，再行反攻，四人都點頭應允，徐羣急傳令，各營士卒，俱集中營後，併力衝出峽口，徐羣也忙挽肘上馬，當先向後營殺來，

大明廿七俠

第四十一回 二俠士敵寨離險地 龍寶山王府入牢籠

將包裹繫好，背在身上，跨好刀劍，將百寶囊等物，齊收拾好了，也背在背上，然後跳下敵樓，由城頭上揀一處有缺口的，城腳下有房屋的地方，托地跳將下去，跳在那家人家的屋上，接着便是連蹤帶进，如流星趕月般向前縱去，縱出了街頭，已見田野，二人跳下屋去，走至田埂上坐下，公孫策念動真言，作起易容術，將馬青鋒和自己的面容變了，坐了一回，天色已是大亮，二人起身走進街頭，先到一家吃食店裏打了早尖，然後向前面行走，找了个客棧住下，那客棧乃是中等階級，招牌喚做平安，裡面所住，大都是些買賣人，二人住到這下處內，恰合身分，那櫃上的人，以及小二等衆，因此也不疑心，公孫策改名張伯符，馬青鋒改名張民權，由櫃上開了來蹤去跡，上了循環簿，二人詐稱是山西販京貨的客人，信口報了個招牌，說是山西大同府城內公和永京貨店的採辦，此番到京辦貨，還是第二次呢，那櫃上本是不存心，他們報一句，他即寫一句，寫畢，即說二位張客人麻煩了，二人說，這是例行公事，理應如此，說着便由櫃上招呼着，陪送到二人住的房間裡來，却是一面雙舖的上房，二人走了房內，小二送進面水，泡了茶來，那櫃上的回身走後，公孫策便對馬青鋒道，這地方很好不甚為人注意，咱們住在這兒，很可大胆放心，馬青鋒道，咱們住在此地，無非是個暫局，究竟還須作別的打算哪，公孫策道，可不是嗎，兄弟方纔問老哥，認識不認識秋氏弟兄，便是這個用意啊，馬青鋒忙問怎麼，公孫策笑道，老哥既認識他哥倆，咱們便可以有了幫手，可以分身得開哪，馬青鋒聽他口氣，知道他是要自己去約秋氏弟兄來幫忙，便說，賢弟這方法雖好，可是與愚兄的意思，却不甚相合，說句總話，因劣兄的事，承蒙賢弟出力相助，捲入旋渦，劣兄已是不過意，但因賢弟是出於自動，劣兄只有感恩知己，至於秋氏弟兄，我和秋氏，不過萍水之交，秋肄呢，也祇聞名，而未見其面，秋氏所為之事，在我暗自己思忖，自是作義任俠，在官家方面看來，可就是作奸犯法哪，秋氏兄弟，雖與俺們氣味相投，但是像這類事項，也須他們出於自動總好，否則豈不是咱們去教他作犯法的事嗎，那如何行得呢，公孫策聽罷，忍不住笑道，老哥雖說得不錯，但他們在山東道上，做公道大王，難道便不犯法嗎，原本兄弟的意思，並不是要他們來幫着咱們，大鬧京城，殺人放火，不過請他們暗中保護龍知府，免得在路上出岔枝兒，並非要他們出面，既是老哥這樣說，咱們兩個人，一方要去保護龍公，一方要去城內偵探，

洛陽夜半爭看瓊花 東苗移南種 連開雙並蒂

泉州訊，瓊花開於夜半，天明即萎，花蕊分雌雄，雌蕊聳末端，成白蝴蝶狀，奇芳馥郁，凡花均從枝上開，惟瓊花則花蒂自葉際生出，每次僅開兩朵，惠安洛陽人王篤初，昔年在北平得友人自東京贈一株，植家中盆內，多年未見開花，花株高僅及膝，去年夏忽開一朵，王曾遍邀親友往觀，今年四月間，花又重開兩朵，王更為拍照，遍贈戚友，前晚竟又同時開花四朵，中二朵照常自葉際生花，除二朵則并蒂由枝際生，夜半時，花全開，奇香滿室，王以其異，將花舁置街衢，高懸汽燈，令人觀玩，一時洛陽萬人空巷，爭看瓊花，歷經三小時始散。